

四朝聞見錄附錄 二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二)

葉紹翁撰

四朝聞見錄丙集

褒贈伊川

紹興元年九月二日。敕通直郎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亦孰從而求之。閒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能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蹙。無所爲而死。其禍賊於斯文者。亦甚矣。爾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師。則子弟從之者。孝弟忠信。及進侍講帷。則拂心逆指。務引其君於當道。由其外以察其內。以其所已爲。逆其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而無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以表見於世。乃竊借其名。以爲身售。外示恬默。中實躁競。外示質魯。中實姦滑。遂使士聞見而疾之。是重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以震耀褒表之者。深明上之所予在此。而不在彼也。尙其靈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先是工部侍郎韓肖胄。嘗密啓上。追褒元祐諸臣。乃有是詔。中興本末。作八月家傳。贈告作九月。贈典當是八月。至九月。誥下爾。是月癸未。秦檜相矣。紹翁竊考當時。程俱林通爲中書舍人。當草制詞。然其詞皆度越常法。嘉定十七年四月。聖旨。伊川程頤。紹明道學。爲世儒宗。雖屢褒崇。而世祿弗及。未足以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尙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當路知其孫源居池州。故有是命。尙

書省旋據池州所申。故侍講程頤直下兩位子孫。具到宗枝圖內。程觀之長年七十四。其次源年三十九。程源係伊川頤嫡長孫。合議指揮。四月五日。奉旨觀之特與補不理選限登仕郎。仍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錢二十貫。米二石。俾奉祭祀。源令赴部銓量。得旨源補迪功郎。自是銓中除二令監丞矣。初源實往來於都云。元祐初起伊川誥詞云。敕鄉貢進士程頤。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茅巖穴。以粉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謹處哉。嘉定庚辰徐公僑爲江東倉跋前後二制詞曰。右伊川先生舉逸民追贈之誥詞也。昔先生居洛。以道自任。元祐初始應詔。未幾以閒去。中興首明黨議。而先生下世矣。先生之孫源。將以二詞劖諸石。先生之道雖不行於時。此抑以見我朝崇儒重道之意。二月朔東陽徐某謹書。紹翁竊疑元祐諸人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原注】按官制其實敦授。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蓋中書舍人黃震一作王震所草。黃非知伊川者。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冑始專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僞學。雖劉德秀從史爲是說。然僞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僞詆先生云。

虎符

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開禧間。慈明陰贊寧皇誅韓侂冑。出御批三。其一以授錢象祖衛涇史彌遠。其

一以授張鑑。又其一以授李孝純。二批俱未發。獨象祖亟授殿巖夏震。震初聞欲誅韓有難色。及視御批。則曰君命也。震當效死。翌日震遂遣其帳下鄭發王斌。邀韓車於六部橋。徑出玉津園夾牆。用鐵鞭中韓陰乃死。【原注】韓襄地名磨刀坑。鑑始預史議誅韓。史以韓爲大臣且近戚。未有以處。張謂史曰。殺之足矣。軟韞故雜中。

史退而謂錢衛曰。鑑真將種也。心固忌之。至是鑑齋伐自言。史昌言於朝。臣子當爲之事。何爲言功。遂諷言者貶鑑於謫。自是不復有言誅韓之功者矣。御批云。已降御筆付三省。韓侂冑已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護。不許疎失。後有虎符印。蓋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云。震以御筆建爲巨閣。刻之樂石。命其屬爲之記。初時御筆皆侂冑矯爲。及是皆慈明所書。發斌排韓車。語以有御筆押平章出國門。韓倉忙曰。御筆我所爲也。行至玉津。許鄭發以節度使。鄭不從。又曰。我當出北關門。【原注】

韓第在於湖州。

如何出候潮門。又曰。我何罪。又語發以何得無禮大臣。鄭叱以國賊而鞭之。歸報震。震直趨省中。

時錢象祖陳自強猶在省。震至錢不覺起而問之曰。了事否。震曰。已了事。象祖始誦言韓已誅。陳作而再拜錢且辭象祖。乞以同寅故保全末路。象祖許之。後衛涇又以同謀誅韓忌史。史故黜涇事在甲集。鑑後以旨放還。因史變法。又欲謀史。故貶置象臺。先是有告御批之謀於韓者。韓荅以當以死報國。及告之。

者甚苦。【原注】苦者卽周均。侂冑始與自強謀。自強薦林行可爲諫議大夫。欲於誅韓日上殿。一網盡掃象祖以下出

國門。韓居中應之。幸韓不得入內。若韓用私人小車徑自和寧門入。斌發必不覺。則謀韓者盡粉矣。然誅韓之計甚疎。王大受趙汝談皆預始謀。至書所欲施行之事於掌。一有記字。幸不敗爾。敗則慈明景憲殆哉。時

寧皇聞韓出玉津園。亟用箋批殿司前往追回韓太師。慈明持箋泣且對上以他要廢我與兒子。又以殺兩國百萬生靈。若欲追回他。我請先死。寧皇收淚而止。慈明遂箋云。

逆曦僞服印

開禧逆曦既誅。僞內史安公丙。函其首與僞服宮號來。上以首付棘寺。僞服與印付臨安府軍資庫。時吳鋼爲倖吏胥。未以入庫急持來示。紹翁亦因以識其物。袍僭黃。領僭頰。袍僭赭。領僭黃。宮號用黃絹。折角爲四。文曰出入殿門。金授以印。鑄用今文曰蜀王之印。僅如今文思院給降式。曦自鑄塗金印。文云蜀國制敕之印。

萬弩營

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鎮江。癸未戊酉州甲申與敵鬪皆有功。【原注】水心錢表臣墓誌。

來子儀

來子儀與周洪道實布衣交。洪道既爲樞使，子儀入都訪洪道。洪道館於嘉會門外，表忠觀。欲因閒薦之於上，特奏假。

【原注】大臣出門訪親舊必奏。

上問以爲何。洪道奏：「上以訪子儀，上首肯，不復問子儀爲誰。」洪道與子儀置酒極歡。道故舊外示以近詩，子儀盡卷則笑曰：「周樞使詩也。」非周洪道詩也。洪道問所以然，子儀曰：「昔徐師川少年工詩，晚位樞府，浸以不逮於昔人，以爲向來自是徐師川詩。」後來自是徐樞密詩。洪道笑而容之。

朱希真

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亟請致其仕，上改容而許之。

寧皇進藥

寧皇每命尙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衆藥嘗試人之疾。寧皇知其然，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

【原注】王克明事出永心先生爲墓銘。

秦檜待金使

紹興金國使持盟書要玉輅以載，百官朝服迎於麗正。檜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輅雖不用，金使必欲百官迎拜。檜許之，翌日命省吏難以緋紫迎拜於麗正。班如儀，金使造庭，訝百官已立班。上旣受書畢，百官呵殿，綴金使以出。金使見向之緋紫諸吏，猶立於門，始悟秦計。又使人至庭，必欲上興。

躬下殿受書。左右相顧莫敢孰何。時王沬在班內起而語使曰。爾實有書無書。使遂出書示之。沬奪書而進。使計屈歸其國。以生事被誅云。紹翁據勾龍如淵退朝錄。紹興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卯。上召王倫入。責以取書事。既晚。倫見金使于館。以二策動之。金使皇恐。遂許明日。上詔宰職就館見金使。受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秦檜未有以處。給事中樓炤舉諒陰三年之說。以語檜。檜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卽館受書以歸。金始知朝廷有人。紹翁嘗疑省吏及奪書一節。得於所聞。未敢遽載。如淵之論。有據甚明。若就館授書。則省吏與奪書之說。眞齊東云。

眞文忠公諡議

紹翁甲集載眞文忠諡事。後以呈示紫微程公許。公惠紹翁以尺牘曰。聞見錄二帙。併沬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諡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諡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時卻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辨論一節。架閣公

【原注】卽西山嗣名志道。

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嘗

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尙當候稍閒搜索副墨錄以求教。紹翁適感奇疾。不及從公求副墨。公已去守袁

州。【原注】程公嘗歷兩

制世號爲滄洲先生。

悼趙忠定詩

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太學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

【原注】又曰羣一作狼胡無地居一作姬旦魚腹終天弔一作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原若邪相煽動謠言

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末孫【原注】又曰休說渠家末世孫陶孫方書於樓之木壁酒一再行壁已不復存陶孫知詩必已

爲韓所廉則捕者必至急更行酒者衣持煖酒具下捕者與交臂問以敖上舍在否敖對以若問太學秀才耶飲方酣陶孫卽亡命歸走閩捕者入閩逮之入都至都以書祈哀於韓謂詩非己作韓笑而命有司復其貫陶孫旋中乙丑第由此得詩名江湖集中詩最多予嘗以其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肖效唐風初識南岳劉克莊得其詩卷曰所欠典實爾南岳集中詩率用事蓋取其說後得南岳刻詩于士人陳宗之喜而語宗之曰且喜潛夫【原注】克莊字已成正覺陶孫字器之號癯翁福唐人

鵲鴿詩

東南之俗以養鵲鴿爲樂羣數十百望之如錦灰褐色爲下純黑者爲貴內侍畜之尤甚粟之既則寓金鈴於尾飛而颺空風力振鈴鏗如雲閒之珮或起從鳳山紹興中有賦詩者曰鐵勒金狻似錦鋪暮收朝放費工夫爭如養取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

宮鴉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山。山中林木蒼如。鴉以千萬。朝則相呼。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倉。昏則整陣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汴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又以敵人之逼。聖思遂不悅。命內臣張去爲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閒。蓋去闕十有五六里。未幾鴉復如初。彈者技窮。宮中亦習以爲常。唐人詩多用宮鴉。蓋唐宮闕依山云。

田雞

杭人嗜田雞如炙。卽蛙也。舊以其能食害稼者有禁。憲聖渡南。以其酷似人形。力贊高宗申嚴禁止之。今都人習此味。不能止售者。至剗冬瓜以實之。真諸食蛙者之門。謂之送冬瓜。黃公度帥閩。以閩號爲多進士。未必諳貫。宿戒庖兵市坐魚三斤。庖兵不曉所名。遍問諸生。莫能喻。時林執善爲州學錄。或語庖人以執善多記。庖人拜而問焉。執善語以可供田雞三斤。庖人如教納。黃公度笑而進庖人曰。誰教汝。庖以執善告。黃公遂館林於賓閣云。執善記博而環奇。爲南宮第一。試聖人備道全美論。至今舉子誦之。有林省元文衡事鑑行於世。驪塘危先生稹弟蟾塘和。與之同年。視其手如龍爪而毛。蓋林氏之家與廟相直。其母誕執善之夕。嘗與神遇。終爲閩名儒云。惜乎強售人婦以爲妾。其夫怨言。執善爲有司杖之。此句有訛。抑鬱以死。執善其後亦亟死云。吁。士之不可不自愛也久矣。

史越王青詞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狐邱寓誠獺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云云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公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

司馬武子忠節

中原旣陷敵忠義之士欲圖其國挈而南向本朝者甚多蓋祖宗之澤時猶未泯也謹按韓太監王所記云初司馬池之後朴字文秀借兵部侍郎使金金丞相燕國王完顏宗幹見而異之因授以尙書右丞朴不屈然猶縱其出入敵中生子名通國字武子蓋本蘇武之義通國有大志嘗結北方之豪韓玉舉事皆未得要領紹興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計議軍事其兄璘猶在敵中以弟故與通國善癸未九月都督魏公遣張虬侯澤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贈玉詩云雕雛鳴雁落江濱夢裏年來相見頻吟盡楚詞招不得夕陽愁殺倚樓人魏公見此詩於甲申歲春復遣侯澤往大梁諷通國璘等行至亳州爲邏者所獲通國璘與嘗所與交聶山三百餘口同日遇害是歲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顏褒之皇太子以都元帥留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澤與通國璘山謀率壯士百人袴縛短兵畢趨

留守所庭劫之。如得留守。則大事可就。時留守左右與通國結盟者三萬餘人。而澤敗於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圖籍。與券立焚之。獨罪首事。時魏公開督府於丹陽。蓋以右相出使巡邊回也。聞之盛歎云。某入見上。當白其事而旌之。會魏公中道罷去。王亦竄責嶺表。通國之姪孫振自序其事曰。昔李翰作張巡傳。而不爲許遠立傳。韓昌黎歎許遠之忠節。未能盡白於世。遂敘於巡傳之後。使後之人知遠之不屈於賊。如此夫爲士而知逆順之理。殞其身而全其節。此固人臣分內之事。其無後之人以發揚之。則忠肝義膽。將遂泯沒。豈不痛哉。吾祖尙書靖康間。奉使金國。辭氣激烈。謀略深遠。雖不能遏其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諡忠潔。褒崇之典。極於一時。繼又采擇著之國史。吾祖之節無遺憾矣。若季父武子。埋迹異邦。一心本朝。起義未成。遽遭屠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尙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冊。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韓昌黎以張許二家子弟才智卑下。不能通知先志爲羞。今季父節義未能彰彰於世。振若不能有以永其傳。則是亦張許二家之子弟也。敬以王韓二記刊諸琬琰。以備異時高義君子發其潛德云。王公希呂爲之序曰。昔予居鄉。有陝右林虎臣者。自西而東。至符離家焉。其家鄰居數月稍熟。因詢以西事。林因辟人曰。去年敵人傾國犯淮南。吾鄉之豪共千餘人倡義而起。有司馬通國者。主其盟。將爲批亢擣虛計。不幸事未成。而機已露。司馬氏之家數百指殲焉。俄其徒已變姓名。攜妻子。因得出關。以至於此。予因歎曰。忠孝之節。其萃於司馬氏乎。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迨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金庭。事雖未成。亦可謂是以

似之。惜乎時予在敵中，不能爲作傳。姑記其略以俟詢訪。王希呂記紹翁竊謂通國受魏公之間，欲掩襲大梁以相應。敵知豪傑必出於此，故遣其子乘十六傳而來，亦神矣。通國知其志，宜息謀可也。爲忠義功名所激，顧出於此。惜夫！紹翁謹按韓太監所載，謂魏公於甲申歲春見璘詩，因遣張虬侯澤，蓋隆興二年也。隆興元年癸未歲，魏公開督府。次年甲申兵敗，王汴之和議遂成，通國敗於三月，魏公罷於四月，相去

一月事耳。
【原注】浚少保，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

張史和戰異議

自金人渝盟，兵革不得休息，民之瘡痍日甚。會天子新立，謂我家有不共戴天之讐，朕不及身圖之，將誰任其責？乃奮志於恢復。由是天下之銳於功名者，皆扼腕言用兵矣。史公浩相時之宜，審天下之勢，以爲未可。上疏曰：靖康之禍，孰不痛心疾首？悼二帝之蒙塵，六宮之遠役，境土未還，園陵未肅，此誠枕戈待旦，思報大恥之時也。然陛下初嗣位，不先自治，安可圖遠？矧內乏謀臣，外無名將，士卒旣少，而練習不精，而遽動干戈，以攻大敵，能保其必勝乎？苟戰而捷，則一舉而空朔庭，豈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則重辱社稷，以資外侮。陛下能安於九重乎？上皇能安於天下之養乎？此臣所以食不甘味，而寢不安席也。張浚老臣，豈其念不到此？而惑於幕下輕易之謀，眩於北人誑順之語，未遑精思熟慮，決策萬全，乃欲嘗試爲之，而徼幸其或成。臣竊以爲未便。上皇親睹禍亂，豈無報敵之志？當時以張韓劉岳各領兵數十萬，皆西北勇

士燕冀良馬。然與之角勝負於五六十載之間。猶不能復尺寸地。今而欲以李顯忠之輕率。邵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豈不難哉。惟陛下少稽銳志。以爲後圖。內修政事。外固疆圉。上收人才。下裕民力。乃選良將。練精卒。備器械。積資糧。十年之後。事力既備。苟有可乘之機。則一征無敵矣。已而浚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請上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公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都督安用。且上一誤作

陛下

遠征。而上皇獨留敵以一騎犯淮。則此城之人騷然奔遁。上皇何以安處乎。浚又請以所部二十

萬人進取山東。史公問留屯江淮幾何人也。曰半之。復與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曰。然則戰卒纔六萬耳。彼豈爲是懼耶。況輜青齊鄆等郡。雖盡克復。亦未傷於彼。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之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詰難於天子凡五日。史公復勸浚曰。明公以大讐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審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耳。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一作下

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明公當何如哉。浚曰。丞相

之言是也。雖然浚老矣。史公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力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則亦明公之功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矣。其年五月師渡淮。史公曰。國之大事在戎。予以宰相兼樞密使。而不獲與聞。將焉用相。遂力請罷歸。歸未及。師敗於符離。卒十有三萬。一夕而潰死者不可勝數。

資糧甲兵捐棄殆盡。天子哀痛。下詔罪己。左相以議論詭隨待罪。而都督以師徒撓敗自効矣。

寧皇登位

前載憲聖策立寧皇事。雖黃屋初非堯心。而天下皆謂宜立光皇。當勵精之初。薛公圭投北宮麗正書。言頗切至。蓋孝宗之意。初主沂邸。光皇亦屬意焉。書略曰。庶之亂嫡。自宮闈始。夫庶之亂嫡。則支之亂本之漸也。而支之亂本。則異姓之亂同姓之漸也。異姓之亂同姓。則又

之漸也。又曰。陛下踐祚。今

既五年。皇子嫡長已逾弱冠。玉冊之命未布。而青宮之席尙虛。又曰。陛下不卽天下之安。而冒天下非常之危。不守天下之常。而履天下不測之變。採之游言。殊有驚悸。採之國論。曾無建明。又曰。祖父互疑。天地幾變。子孫猜防。上下解體。支嫡交忌。臣民異心。臣始聞之。未敢遽信。今既日久。不容無惑。道路之言。喧傳百端。中外之心。憂疑萬狀。燕宮聞之。寧無懷貳。乘輿聞之。莫或改容。藩邸聞之。未免憂禍。此何等事也。而俾見於世。此何等議也。而俾聞於時。陛下

【原注】
謂孝宗

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祖爲父之道。

也。上

光宗

蓋亦自思其何以得此議。固宜自盡吾爲子爲父之道也。又曰。陛下曾知有竊議之人乎。否

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盡有君也。不敢言矣。問之主上。蓋有父也。不敢言矣。問之太子。蓋有祖也。仍有父也。尤不敢言矣。爲臣之言。不通於君。爲子之言。不通於父。爲孫之言。不通於祖。而微臣僭言之。死有餘地矣。如蒙聖恩。特垂天聽。君臣之情通。自臣言始。父子之情通。自臣言始。祖孫之情通。自臣言始。臣雖身首

異處而忠孝獲書於史冊。雖瞑目於地下。將有辭以對越先朝。十御皇帝在天之靈矣。蓋紹熙五年甲寅歲所上也。嘉熙壬寅。公圭之里人陳貴明爲跋其書云。懶菴趙蹈中載寧廟之立。實出於水心先生之建議。雖然。水心之議。特出於一時之危疑。蹈中所載寧廟堂堂字疑衍登極之詔。遲下數月。月疑襄州之亂作矣。特以詔至而止。嗚呼。孰知有獻策於承平無事者哉。初光宗疾不能喪。襄陽士人陳應祥陰連北方鄧州叛黨。欲殺守臣張定叟。用縞素代皇帝爲太上執喪。且舉襄以順北。適寧皇登極之詔。甫三日而至。陳遂變色寢謀。旋爲其黨所訴。定叟臨閱場問之曰。朝廷負爾耶。太守負爾耶。各命將士射之。先誌其箭。中其肝者有某賞。中其心者有某賞。中其體若肢者有某賞。發陳之篋。惟縞巾數千云。先是趙蹈中具載水心贊嘉邸之語。數千百親筆其顛末。紹翁未之見也。薛君永嘉士人。子夢桂嘗以其書藁示紹翁。當時陳議者恐不止一薛。然曲突徙薪之不賞。自昔然矣。

葉洪斥侂冑

洪字子大。爲紹翁鄉人。且年少負才不羈。慶元間疾侂冑。而未有間。洪館於韓氏。卽侂冑族子。蓋駭兒也。以后戚預內宴。洪代爲之書。徑入御寧宗。一云徑入于御其最切至處云。侂冑弄權不已。必至弄兵。寧宗以示侂

冑。侂冑迹所爲書。則洪也。除名仕籍。編置邕管者十六年。嘉定初盡復其官。并理編置年以爲實。歷僉書邕管事。洪旋終於任。

景靈行香

百官赴景靈行香。僧道分爲兩序。用其威儀咒語。初僧徒欲立道流右。且云僧而後道。至交訟久之。秦檜批其牘云。景靈太乙。實崇奉道教之所。道流宜居上。至今定爲制云。紹翁以爲祖宗在天之靈。必不願歆於異教。且市井髡髻之庸人。宜皆斥去。近者淳祐進書例。用僧道鐃鼓前導。朝廷有旨勿用。蓋得之矣。惜未施於原廟。

王醫

王繼先以醫術除遇高宗。當高宗款謁郊宮。僅先期二日有瘡隱於頂。將不勝其冠冕。上憂甚。詔草澤繼先應詔而至。既視上。則笑曰。無貽聖慮。來日愈矣。既用藥。癰自頂移於肩。隨即消。若未嘗有。上遂郊見天。地上嘗以瀉疾召繼先。繼先至。則奏曰。臣渴甚。乞先宣賜瓜。而後靜心診御。上急召太官賜瓜。繼先先食之。既上覺其食瓜甘美。則問繼先。朕可食此乎。繼先曰。臣死罪。索瓜固將以啓陛下食此也。詔進瓜。上食之甚適。瀉亦隨止。左右驚。上亦疑問繼先曰。此何方也。繼先曰。上所患中暑故瀉。瓜亦能消暑爾。大率皆類此。其後久虛東宮。臺臣論繼先進藥無效。安置福州。因家焉。王涇亦頗宗繼先術。亦有奇驗。然用藥多孟浪。高宗居北宮。苦脾疾。涇誤用瀉藥。竟至大漸。孝宗欲戮之。市朝憲聖以爲恐自此醫者不敢進藥。止命天府杖其背。黥海山。涇先懷金箔以入。既杖則以傅瘡。若未嘗受杖者。後放還居天街。猶揭榜於門曰。四朝御診王防禦。有輕薄子以小楮帖其旁云。本家兼施瀉藥。王慙甚。寧皇患痢。召曾醫。

【原注】
不記名。入視。曾